

长篇小說

(一)

李红◎著

潮起潮落

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长
篇
小
说

潮起潮落 (一)

李红◎著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潮起潮落 (一)/李红著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 2014.10

ISBN 978-7-5143-2478-5

I. ①潮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8429 号

潮起潮落 (一)

作 者 李 红

责任编辑 张 璐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3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2478-5
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1

鸡还没叫三遍，厚坤就起来了。本来还能睡一会儿，可枪声把他弄醒了，他睡不住了，起身去喂骡子。

婆娘说：“还去呀？听不见枪响啊！”

厚坤不言传，只管穿衣服。婆娘骂道：“奔，奔，啥时候为你那几个婆娘把命奔得没了就不奔了。”

厚坤还是不言传，往外走。天冷得能掉渣子，厚坤缩了一下脖子。

厚坤妈房子的灯亮了，厚坤想说啥，但没说，往槽边走去。

青皮骡看见厚坤，噗噗地吐气。厚坤笑了，伸出手在青皮骡的头上摩挲。槽里的料不多了，厚坤用笊帚把槽里的料渣扫了，揽了，放在旁边的烂桶里，又用抹布把槽齐齐擦了一遍，然后给青皮骡添料。青皮骡有些兴奋，又噗了一下，刚添进去的草料被噗出来了。厚坤腾出手，在青皮骡的背上轻轻拍了几下。青皮骡安静了，厚坤打开口袋，舀了两瓢黑豆和草料拌了，说：“好好吃。吃饱了路上就不耽搁了。”

厚坤妈过来了，说：“刚才那枪响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

厚坤没看他妈，提桶给青皮骡弄水。桶里的水成了冰坨，厚坤妈赶紧说：“我烧水去。”

有人敲门，是上德媳妇。厚坤妈说：“不叫你过来了，你又过来了。我和你二娘就行了。”

厚坤的心揪了一下。上德结婚不到半年就被抓了丁。本来想花几个钱赎回来，可保长拿着东西跑了一圈，最后说：“抓人的不知道是哪一部分的。现在乱得很，抓了就开走了。”

钱没了，人也没了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上德家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，厚坤的心一天一天往下沉。

厚坤放下桶往里走，上德家的赶紧说：“达，木瓜说他把牲口喂了就过来了。”

厚坤“嗯”了一声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土，进他达房子去了。

赵老汉见厚坤进来了，想起身靠在窗墙上，一着急，脚没摆顺，被绊住了。老汉咧了一下嘴，把身子摆顺，仰躺着，慢慢把脚从窑窑里挪出来，然后侧转身往起爬。厚坤赶紧上前扶他达，看着他达在西窗下靠稳了，便从炕墙上拿起烟锅，装上，给他达递过去。

赵老汉接了烟锅，看着厚坤给他点上，说：“娃，世上那钱挣不完。够用就行了。”

老汉声不大，可语调很有些悲凉。厚坤知道，这不是达心里的话，达心里憋屈，达心疼他，他说：“等我把老六家的地盘了就松劲挣了。”

赵老汉名叫赵天柱，人称“大铁马”。大铁马人大劲大心气也大，川里没炭，烧的炭都是从百里以外的山矿上驮下来的，大铁马看上了这生意，隔几天一趟，隔几天一趟，驮了卖，卖了又驮，一年四季小雨小雪没停歇过。那时候，大铁马没有骡子，只有一头毛驴。毛驴又瘦又小，驮不了多少，同行的人或怜惜他或讥笑他，可谁知道他给毛驴搁一袋，自己扛一袋，吆喝一声，走了。笑的人愣了，愣完了又是一阵傻笑。大铁马不管，扛着炭呼哧呼哧就像扛着半袋子面，腰都不闪一下。那毛驴跟在他后边，瘦瘦小小就像寻不着娘的娃。到了坡底，驴磨磨叽叽不好好上，那些人又看大铁马，大铁马还是不说话，走过去把驴身上的炭往胳肢窝一夹，吆喝一声，驴就跟在他后头，一颠一颠像寻着了亲娘的娃。到了坡顶，大铁马把驴的重新给驴放上，吆喝一声，驴就和他一前一后不急不慌地走了。同行的人啧啧嘘气，再也不敢笑他了。这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后来连哄不下娃的婆娘都拿大铁马来唬娃。闹得再凶的娃，只要听见“大铁马来了”，立马不闹了，曳到半嗓子的哭声就像被刀切了一样齐茬茬憋在嗓子眼不出来了。后来，厚坤大了，父子俩一起拼命，撑起四间矮房，置办下一些薄地。厚坤没他达的个头，可人长得壮实，也有一股子蛮劲，他不但驮炭，还隔三差五的到盐滩驮盐。盐的生意比炭的生意利大，大铁马高兴地说：“你驮盐，我驮炭，不信这日子奔不大。”可不知咋的，从去年开始，赵老汉一下子消瘦了。饭量倒还没减多少，但当年那股子虎劲不知到哪里去了。赵老汉再也跑不动了，

奇大的个子天天与这矮屋短炕做伴。十几口人的生活，一下子压到了厚坤一个人身上，老汉心里着急，心里憋屈。厚坤命苦，一连死了两个媳妇，这两死三娶，刨下了挣下了可没攒下。老二跟着队伍跑了，还在外头伴了人，三张嘴扔到家里不管不顾。要是自己硬朗也就罢了，可现在自己又成了多余的人，白应着“大铁马”的名，跟个死骆驼没啥两样，成了累赘。唉，天不扶人，挣死也没你的，十几口人的生活坤娃一个人驮着，想要再往大里奔，不容易。

老汉伸出枯瘦的手，把烟锅里的火星压了压，说：“娃，几十亩地，够咧。等有力夫了……”

老汉的话没说完，西屋里突然一片狼哭鬼嚎。老汉把话止了，吸烟。吧嗒，吧嗒，一下又一下。

厚坤没说话，低了头，媳妇骂娃撒野，家里人早习惯了，他不必说啥。他在想自己的心事，他知道他达想说房的事，他也知道这房该盖了。不说别的，就光这檐低明短就够达难受的了。达个子大，伸不开，他给达在背墙上挖了个窑窑。看着达天天把脚伸进去拖出来，他也难受，可老六家的那几亩“天”字号地，他必须盘下。山里人上粪，川里人扎囤，那地在水口子上，再小的洪水它都能吃住。他地不少，可好地不多，年年忙时雇一堆人，可临了打不下几颗粮食。他得倒腾，等他把地都倒腾到西河沿上，东边那些坡坡地他就全租出去了，到那时候，他就有精力有心思也有力夫翻盖房子了。房是敞口，地是进项，他屋里十几口子人，他得先把进项弄稳妥了才敢想房子的事。元贞家的房真真叫人眼馋，齐刷刷的十间厦子，厅房，厦房，上房，几庭几进，院深房大。可眼下，他想不了那么大。甭说他撑拉不起，就算他硬挺着脖子把房撑了，一家人坐在高房大院里喝西北风啊。达嫌他不思量盖房的事，其实达不知道，房的事早在他心里装着了。他盘算过了，他不想买新木料大扑腾，他总得给手里留些，还是那话，他尻子后头十几口人哩。他看上连长家的房子了，连长家的房子当然比不过元贞家的，但也椽硬檩粗，在赵家堡也算得上是梢子。说实话，厚坤从心里厌恶连长一家子，张里张狂，恶里恶气，可连长家的衰败，让他看到了他兴家的希望。连长家的情形一天不如一天，连长早跟上队伍跑了，剩下两个老婆，抽烟的抽烟，偷汉的偷汉，踢踏房子是迟早的事。这事，他不急，连长家的房一时三刻不会卖，就算卖，整搭整，除了元贞家，没几个人买得起。元贞家房高院大，估计一时不会动这心思，这事越拖越有利。他眼下的事，是紧着把老六家的地盘了。老六家的地，盯的人多，能盘的人也不少，稍一松忽，

就成人家的下酒菜了。办事，得有轻重，有缓急，达有病，心气泄了，又心疼他，把这茬给忘了。他不想跟达说得太多，就换了个话头。

“这木瓜咋还没过来？”

老汉没看厚坤，快快地说：“今都二十八咧。”

厚坤如梦初醒，一冬里把他忙得都糊涂了，连过年的事都忘了。他一拍大腿：“哦——那算了，叫木瓜上午把圈一出，下午去办点年货。”

厚坤说完，就去戳睡在墙根边的上治。

“治，治！”

上治一骨碌坐起来，看着他达。

厚坤把条凳上的衣服扔给上治：“快起，跟达驮盐去。”

上治已经十六岁了，可长得又瘦又弱。家里的活倒是常帮着干，可驮炭驮盐的事从没叫过他。他猛劲地摇了摇头，心想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

“快点，甭愣了，胡乱吃些，走。”

厚坤早没了等木瓜时的耐心，一边说着，一边自顾自地进伙房去了。

“娃，不去就不去了，外面乱成那！”娘拍了拍厚坤肩上的土，关切地说。

“已经备下了，搁不下，最后一回。”

厚坤胡乱扒了些饭，起身往外走。娘也不十分阻拦，谁不盼自个的儿奔个人样，她只是心疼儿罢了。

厚坤到老三房子去了。说是老三的房子，实际就是个储藏室。老三常年不在家，粮食杂物都堆在里面。厚坤不想叫婆娘沾手，就把账和钱塞在杂物堆里。

厚坤在墙缝里摸出一个银元，递给他娘，说：“叫木瓜把他家的年货也捎带着办了。”

刚说完，木瓜跌跌撞撞地来了：“那枪声你们听见了没？”

没人言传，木瓜又说：“是不是解放军要打回来了？”

厚坤没言传，从娘手里把银元拿过来拍给木瓜，说：“今儿你就不去了，看着把年货办了。”

木瓜没反应过来，看厚坤，厚坤说：“哦，得着空把圈出一下。”

木瓜“嗯”了一声，木木的。

厚坤去牵骡子，看见桶里的料渣滓，说：“甭忘了把料渣给牛提过去。”

木瓜刚要进伙房，听见厚坤喊，回过头又“嗯”了一声。

上治出来了，厚坤牵了骡子往外走。老二家的和上德媳妇听见厚坤要走，

出来站在天井沿上给厚坤送行。老二家的两个尾巴，一前一后贴着老二家的，一人手里举着一疙瘩红苕，一边啃一边吸溜鼻涕。那鼻涕跟化了的冰疙瘩似的，吸上去，又下来了，最后和红苕一起进到嘴里去了。

“吃！吃！吃死你，张嘴货，全是张嘴货。”

厚坤婆娘没出来，在屋里骂，一边骂一边打娃，西屋里又嚎成一片。老二家的低着头，两个娃一边一个，紧紧搂着她。

厚坤牙根子直咬，厚坤妈摆了一次手又摆了一次手，叫厚坤赶紧走，厚坤恨了一声，气哼哼地走了。

老汉没出来，坐在炕上一口接一口地吸烟，还没吸进去，又吐出来了。唉，有啥法，好好你守不住嘛。

出了门，厚坤不免伤心。他放慢了脚步，怜惜地望着上治，等上治跟上来，才继续往前走。他本想帮上治把衣裳拉一拉——上治腰间的绳子勒得太紧，棉袄都抽到腰间去了——可是他没有，他不习惯婆婆妈妈。上治是他第二个媳妇的娃。上德妈进门没两年就死了，留下上德也就刚刚会爬。上治妈来了，拉着上德，抱着上治，日子总算有了盼头，可谁知也就刚刚四年，上治妈就没了。你说是命不是命，一个疖子竟把人的命要了。上治妈没了，上德和上治都成了没妈的娃，只能由婆跟爷拉抓。后来，上来妈进门了，活不干，娃不管，还成天闹得人仰马翻。凭啥，凭他哥贩土，手里有两槽钱！当初就听说那粗蛮，可他达说：“粗蛮怕啥，只要命壮。”厚坤说：“他哥贩土哩。”达说：“他贩他的土，你驮你的盐。是她进咱的门，又不是你吃他的饭。”后来闹得实在不像样，达也没话了，只是说：“好好你守不住嘛。”

是啊，人的命，天注定，他厚坤这辈子注定要摊上这么个婆娘，要不，前面两个咋一个跟着一个地走了。上来妈浑是浑，可一进门踢踢腾腾给他生了三个儿娃。唉，气归气，这三个儿娃叫他过日子的心劲比天还大。外头传说要分地，可他想，咱又不是恶霸，咱凭的是力气，不欺不占，他能把咱咋。就算要咋，那也不知是牛年的事还是马月的事，人总不能一天啥也不干，白吃傻出气，那活着还有啥劲。天不黑就得赶路，人活着就得扑腾，他还不到四十，正是气足卯硬的时候，静静蜷下，还不憋死？管他哩，攒足劲往前赶，走一步总比歇三晌硬扎。

厚坤想着，气也平了，劲也来了，一扬鞭，“驾”，青皮骡嘚嘚地跑起来。厚坤甩开膀子，脚下生风。上治一阵小跑，还是撵不上厚坤。厚坤头也不回，

喊道：“快，跟上。”

厚坤走了，厚坤妈帮着拾掇完，就从瓮里拉出泡了几天的布，准备到涝池去摆洗。本来过年也就给娃添个新衣新裤，可眼看着老汉一天天消瘦，老婆突然生出不祥之感，她思来想去，还是想给老汉做一身衣服。

老二家的说：“涝池结冰着哩……”

“没事，拿个镢头就是了。”

厚坤婆娘听见老婆要出门，从房里走出来。

“妈，我想回红石村一趟。”

厚坤妈愣了一下，心想再有两天就过年了，过年还得去。可是她啥也没说，应道：“那……行。昨晚又响枪了，你小心些。”

厚坤婆娘没搭老婆的话，说：“妈，给我点钱，我想顺便抓点颜色。”

厚坤妈犹豫了一下，放下盆，回到房里从炕席底下摸出两毛钱给了大媳妇。其实，厚坤妈并不管家，手里的钱也是厚坤怕有急用，留下的零花。老婆仔细，一分钱也不乱花，她心疼儿，知道儿难，能给他省一个就给他省一个。可大媳妇不这么想，她想的是，钱是她男人挣的，她爱咋花就咋花。老婆知道，厚坤肯定给那恶鬼掙着钱哩，不给惹不下。可那还是变着法地把你手里的钱往外掏。罢，罢，她男人出力哩，她不抓钱心里亏得慌。

厚坤妈把布又放回缸里去了，今儿是去不成了，她得看娃。

老二家的看老婆把布放好了，把缸盖盖上，说：“妈，我也想抓点。”

厚坤妈吓了一跳，她一直在想大媳妇的事，没注意二媳妇啥时候站在了自己身后。刚才那些老二家的大概都瞧见了，唉，本来，一碗水应该端平，可你咋端都端不平。给老二家吧，老大家的又来劲了，不知又想出啥法折腾你呀。再说，老婆实在舍不得花钱买颜色，涝池能染嘛，为啥非要花那冤枉钱。唉，一个个咋这么不知道惜俭，你以为那钱好挣啊？老二家的呀老二家的，你男人掙下你不管，三张嘴老大扛着，二话不说，可老大家的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天天寻茬，你还没受够？你还嫌安生？你还和人家攀比，攀比啥哩嘛！唉，不懂啥。

厚坤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老二家的，你就算了。老大家的有吃奶的娃，你又没个牵挂。开春了，到涝池淤染些，也能用。你要急着给娃做啥，我这布还有多的，回头尽让着给娃做就行了。”

老二家的不说话了，她本来也只是一时眼热，看老大家的抓颜色，也想抓点红，给娃做个褂褂。涝池能染是能染，染出来的不是灰就是青。家云是女娃，

她也想叫娃鲜亮一下。她知道大媳妇厉害，老婆也让那几分，唉，谁叫自己的男人撂下自己跑了。听人说那在外面伴了人，公公捎书带信也没把那叫回来。自己有心去找，婆婆说：“咋去？闹笑话去呀？那不要你，你追着赶着顶啥哩，白白丢人哩。”在家里，公公婆婆倒不下眼看她，可你说，这没男人的日子好过吗？

老二家的想得伤心，泪涌出来了。她赶紧说：“妈，要不我给你摆去。”

老婆心也软了，摸了一下家云的头，说：“不用。你达这衣服做也行，不做也行，年年还不是一身旧。我就是见……唉，行了，明儿还要蒸馍哩，你赶紧给娃洗洗涮涮，后头就没时间了。这过年了，上德家的身子笨，屋里的事你多帮衬些。”

厚坤婆娘收拾停当了，说：“妈，那我走了。那几个还在炕上，叫不起来，你一会儿给穿一下。”

厚坤妈说：“知道。你早去早回，那两个能行，上宽不行，太小。”

厚坤婆娘走了。厚坤妈看上德媳妇还没走，说：“你赶紧回去，这儿也没啥事了。回去歇着，明儿还得蒸馍哩。”

刚说完，一阵枪响，挺近的。厚坤妈打了一个冷战。老二家的说：“今儿咋了？枪响得这么紧。是不是真的是解放军要来了？”

厚坤妈没言传，辨别着枪的方向。上德媳妇说：“在北边哩。我达没事。”

厚坤妈也听明白了，说：“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没事再甭往这边跑了。这咋乱成这的。”

又是一阵枪响，远远的。上德媳妇解下围裙，回马号去了。

上德媳妇走了刚一会儿，厚坤婆娘又回来了，后头还跟着一个人。老婆一看，是厚坤婆娘的兄弟八斤。

老婆心里疑惑，但又不好说啥，笑着说：“来了。”

八斤没看老婆，“嗯”了一声，进厚坤房子去了。厚坤婆娘说：“妈，赶紧给八斤弄些吃的，那还没吃哩。”

几个娃看他舅来了，呼啦啦爬起来吵嚷。厚坤婆娘说：“甭闹，有事哩。”

八斤拍一下身上，说：“没事。多大个事！”

厚坤婆娘一边给八斤拍土，一边说：“没事？没事弄成这了？”

八斤说：“今儿晦气得很，碰上两个狗子。”

上义嘿嘿地笑：“舅碰到尻子上了。”

厚坤婆娘吼道：“上来，你管不管娃！”

上来不言传，起来穿衣服。厚坤婆娘说：“急得起弄啥去呀？！把那两个管住。”上来就又躺下了，把上义扯到一边去了。

厚坤婆娘往八斤跟前坐了坐，悄声问：“是不是又是那事？”

八斤没他姐那么紧张，也不遮掩：“那两个货不知道我是送货的，胡诈哩，想弄几个盘缠。”

厚坤婆娘说：“咋样？给了吗？”

八斤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给了。那两个都有枪哩。”

厚坤婆娘说：“你看你，担惊受怕，图啥哩。”

“我又要回来了。”

厚坤婆娘看着八斤：“到底咋回事？甭卖关子了。”

上来和上义也说：“舅，说嘛，到底咋回事？”八斤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说了把你们吓的。”厚坤婆娘说：“你还知道吓人？给你说多少次了，再不敢弄了，就不听。一家子跟着你操心。”

八斤不以为然：“这有啥操心的？我弄这么多年了，要有事早有事了。我给你说——刚才我不说是怕把娃吓着——我把那两个弄死了。”

上来和上义惊叫起来，厚坤婆娘赶紧制止了。

“你，弄死了？你咋弄死的？”厚坤婆娘紧张地看着八斤。八斤说：“那两个货，拿了我的货，还叫我给他们带路。”

上义说：“啥货货的，听不懂。”

厚坤婆娘推上义一把：“往里边去。这不是娃听的事。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就给他们带路。不带我货没了，命也没了。”

几个人都不说话，看八斤。八斤本来不想说了，看那几个看他，就又说：“我一边走一边想，我不能就这么叫这两个把我吞了。走到沟沿——就是你们上头那个村子……”厚坤婆娘说：“上川。”

八斤说：“再往上。”

厚坤婆娘心里着急，催道：“赶紧说事。甭纠缠那了。”

八斤说：“走到那个沟沿，我装着绑鞋带，绑了半天。那小子不耐烦了，过来看，我忽地起来一搂，就把那搂到沟里去了。另一个急了，放了一枪。这一枪放的，不知啥地方的枪就响了，一片。”

“啊，刚才那枪是你惹下的？”

八斤没接他姐的话，继续说：“那家伙听见枪声，不管我了，扭身就跑。想跑！我的土还在他怀里哩，我操起我那短斧扔过去，那家伙就睡到那儿了。”

厚坤婆娘塌软下去了，说：“唉，你说你……行了，不说了。我给你说，现在乱得很，再不敢弄了。”

八斤说：“你甬光说我了。我给你说，你给我姐夫说，叫他再不要置地了。我天天在外头跑，眼看着哩，这解放军说不定哪一天就打过来了。早上那枪你听见没？挺乱的，我估摸着又是解放军和白狗子接上了。再不敢置地了，置都是给别人置哩。”

厚坤婆娘骂开了：“我哪能说下那。一天就知道尻子撅着奔，你看，这都二十八了，还到盐滩去了。”

老二家的进来了，端着饭盘子。厚坤婆娘说：“全都是张嘴的货，不奔由得了他吗？要是光我娘们几个，高房大厦早撑到那了。可现在，奔下的全变粪了。奔，奔，奔死算了，奔死了嘴就都封上了，也省得一天操心带着气。”

老二家的没言传，放下盘子出去了。

吃过饭，八斤要走，厚坤婆娘说：“这还早哩，你急啥哩。”

八斤摸了一下怀里，说：“我出去看看。要是能走我就走了。要是不行，我先回去，天黑了走。”

厚坤婆娘嚷道：“你还去呀？你不要命了。”八斤说：“解放军急着要东西哩。价也合适。我知道咋弄，你甬管了。”

厚坤婆娘拦不住，就出来送八斤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千万小心，能不弄就甬弄了。”

八斤没接他姐的话，说：“我说的话你记住，手里抓些硬货是真主意。”

厚坤妈看八斤要走，也来送。厚坤婆娘说：“还硬货哩。我抓个颜色还得给我妈伸手要哩。”

八斤停了一下，从褂子里掏出一个银元给了他姐，说：“拿着。”又转过来对厚坤妈说，“婶，给我姐夫说，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，甬抠得那么紧。也甬那么奔命了，我给你说，关外闹得厉害，置那么多地，还不是老鼠给猫攥哩，到时候一分，啥啥都没了。”

八斤的话老婆不爱听，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外头乱，你小心些。”

厚坤婆娘说：“枪子又不长眼，谁知道打到谁身上。”

厚坤妈气得进房子去了。瞎好话都听不来，你跟那说啥呀。

太阳是个好东西，太阳一出来，天也暖了，风也停了，南墙根子聚了一堆人，东拉西扯议论那几阵子枪的事。

王民说：“要是解放军回来了，咱再也不用揣着袖笼晒太阳了。咱也端着捞面举着白馍满巷子转。”

吴老鳖说：“对，把辣子泼美盐撒厚，一吃一吱溜，一咬一嘴油。”

景远说：“唉，想得美的，谁知解放军啥时候能回来。春上走的时候说立马就回来了，可现在都多半年了，也没见回来。”

王民说：“你说的，白狗子是那么好打的？要是好打解放军那一次就不走了。你听这枪，光今早上都响了两回了。不对，是三回。”

吴老鳖说：“啥三回？明明是两回。”

景远说：“两回也罢，三回也罢，反正肯定是解放军和白狗子……拉锯哩。唉，这锯送出去还得拉回来，拉回来还得送出去……唉，你说这拉来拉去啥时候是个头啊！”

吴老鳖笑了，用胳膊肘捅景远：“哎，你是不是急着想叫解放军给你娶媳妇哩？”

景远瞪着吴老鳖，硬声正气地说：“我就是急着叫解放军给我……”

景远不说了，吴老鳖一看，元贞过来了，也把嘴闭上，看元贞。元贞没停，走过去了。吴老鳖捅景远一下，刚要说话，元贞又折回来了。吴老鳖就看景远，景远也看了吴老鳖一眼。

元贞走到那一堆人跟前，问：“早上那枪听见了吗？”

有人摇头，有人点头，吴老鳖点了一下头，又摇了一下头。元贞说：“解放军来是好事。只是春上死了那么多人，沟垄壕里那味道到现在还没散尽哩。唉，这伤了元气，一时三刻怕缓不过来。”

吴老鳖想说话，景远拦了，说：“赵叔，你忙。我们是闲人，在这片干嘴哩。你忙，甬耽搁你的事。”元贞笑道：“我也没啥事，就是到丰平转一下，看还有啥要买的没有。走，一块去。”

景远摇头：“不去不去，我不买啥。你赶紧去。”

元贞没走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我也不买啥。就买一个猪头，割几斤肉。哦，再买些烟叶子粉条啥的。豆腐村里有哩，都备下了。”

黑驴忽地站起来了，说：“走，到丰平去。”

景远看着黑驴，笑道：“嘿，一个子没有，到丰平吃空气去呀？”

黑驴梗着他那长脖子，硬硬地说：“哎，你说对了。我就准备到丰平吃空气去呀。”

那一伙人把脸都对着黑驴了，一边笑一边骂：“吃空气？你还吃屁哩。”

黑驴脖子梗得更硬了：“咋啦？没钱他不给油糕吃，他还能把咱鼻子塞住了？走。你们不去我走了。”

黑驴真的走了，那一伙人又笑。笑完了，嘻嘻哈哈推推搡搡也跟着黑驴往丰平去了。

“走走走，吃空气去，看西洋景去。进不了戏园子，锣鼓鏊鏊声可往咱耳朵钻哩，走走走，他过眼瘾，咱享耳福，他想挡都挡不住。”

“就是的，走，没钱咱可有鼻窟窿哩。他能管住他那油茶包子，还能管住油茶包子的香气？”

王民走了几步，不走了。那一伙人走得太快，他腿脚慢，跟不上。

元贞被甩在了后头。他背着手，悠悠地走着，一会儿瞅瞅路边的庄稼，一会儿和认得的人打招呼。他本来就不想跟那一伙人厮跟，一群懒娃，啥啥不做，揣着袖笼等解放军，解放军是你达还是你妈，给你把媳妇也娶了！

木瓜出完粪才去丰平，他赶的是下坡集。掌柜的给了一个银元，还叫他把他的年货也办了，上坡集他没法下手，白糟蹋工夫哩。

一过二十三，天天都是集。木瓜赶到丰平，集还正盛着哩，那有俩钱的，挤来挤去不知道都想买啥。买得差不多了的，也不急着回去，或晃悠悠在街上闲转，或围着摊子过嘴瘾。一街两行的茶点，满街满巷的吆喝，把人撩得眼花嘴馋，耳根子发麻。杂耍班子的台子搭在南街口上，锣鼓鏊鏊叮叮咣咣，把满街的闹声笑声吵嚷声搅和得比包子比油条还要鼓胀还要香浓。

木瓜径直往东走。他想先把粉条买了，也好叫集再落一落。东街那杂货铺的粉条筋道，价也合适，他年年在那买。这大过年的，肉没多少，全凭粉条撑哩。

刚进街口，景远几个过来了，木瓜赶紧低了头往边上看，他不想和那几个打闲牙。

景远还是过来了，推着木瓜：“哎，你是拔牛橛来了还是揭牛尾巴来了？”吴老鳖笑道：“这时候来，连牛粪都快没了。”

有人喊：“走走走，赶紧走。人家来得迟人家有嘎哩，你来得早你两个肩膀抬一个头，光叫鼻子跟眼过瘾哩。赶紧走。”

吴老鳖没走，挤过来往木瓜的口袋摸：“来来来，我看一下，掌柜的给你拿

了几个子。”

木瓜拨开吴老鳖的手，想要走，景远说：“厚坤那钱在肋子上穿着哩，吃盐都是从衣服上往下洗哩，能给他拿几个子。”

木瓜有些恼了。说实话，为洗盐的事木瓜和厚坤还折驳过，可厚坤说，洗下的盐不是盐啊！衣服怕啥，自己家的衣服，又不是旁人的衣服。木瓜还是想不通，可他不想在旁人面前编派掌柜的。他把脸转过去，对着景远，说：“那你也洗嘛，没人挡你嘛！”

景远想要辩驳，吴老鳖说：“哎呀，牛成屎了！成掌柜的了？我就是问一下，看把你牛的。”

黑驴吼道：“走不走？跟那拌嘴。不就是人家捡回来的一条狗吗，还把自己当成个正经东西了。”木瓜气得想骂，黑驴走过来，趴在木瓜耳朵上，“听见枪响了吗？我给你说，小心叫解放军跟财主一样劈了。”

木瓜张了几下嘴，没说出话。

木瓜心里恨恨的，闷着头往东走，正走着，突然被人撞了。木瓜心里窝火，想要和那人理论，一抬头，那人已经背朝着他了，只留下一句“对不起”。木瓜看那人，不像本地人，学生模样，眼睛一直瞅着街边的铺子。他那豆绿的毡毛围巾，被人挤得垂在胸前，他把它捡起来，甩到后头。

木瓜看了半天，认出那是赵家老三。老三已经一年多没回来了，他都快认不出他了。

“三掌柜……”木瓜蹑起脚叫，老三没听见，他又喊了两声，老三还是没听见。他急了，直接呼了老三的名字，“右仁……”

木瓜的喊声像风一样从右仁耳边刮过去了。右仁正急着找人给黄大姐捎信，他的心在街边的铺子上。

黄大姐是二哥的第二个媳妇，是二哥在队伍上认识的进步学生。可她和二哥相处不到一年便分了手，不知是她嫌二哥优柔寡断，还是二哥嫌她过于激进，反正两人很快就分手了。黄大姐上了延安，二哥下了汉中，后来又进了西安，找下现在的二嫂——一个同情革命的新女性。

不管他们为何分手，右仁都很敬重黄大姐。黄大姐并不漂亮，可她能讲出许许多多令人敬服的道理，也常常带来让人振奋的消息。黄大姐给右仁说叫他多做些进步工作，不要辜负了年轻人美好的时光。前不久，黄大姐托人给右仁捎信，叫他去延安，还给他介绍了几个进步同志。右仁很激动，参加了那几个

同志组织的几次活动，对当局打击很大。事完之后，那几个同志叫右仁跟他们一块去延安，可右仁考虑再三，没去。他还有半年就毕业了，中途辍学，他觉得可惜。另外，他还有雪儿，雪儿是靖亮刚给他介绍下的媳妇，他不能撇下她一个人去闯天下。他想等到毕业，和雪儿一块去。

木瓜被炸油糕的拨到一边去了：“你吃不吃？不吃甭在这儿碍眼。”

木瓜瞪了那人一眼，往东去了。

厚坤达和厚坤妈黑灯瞎火地坐在屋里。木瓜说看见右仁了，可天都黑严实了，还没见右仁的面。厚坤和上治也不知咋了，到现在没回来。想起厚坤婆娘说的那话，老婆心里揪成了一疙瘩。

“不行了叫木瓜去看一下。”老婆说。

老汉把烟锅从嘴上移开，说：“算了，黑天黑地的，看顶啥事。”

老婆不言传了，坐在那儿看老汉吸烟。烟锅里的火星闪一下，再闪一下。老婆焦慌得很，心跟着那火星扑闪扑闪一上一下。

“吱——”楼门开了，老两口立马来了精神。厚坤妈熟练地摸着火镰，把灯点着，迈着小脚出来了。

“妈。”

右仁亲亲地叫了一声。老婆一看是右仁，心又沉下去了：“回来了。”

右仁哈着手，说：“我回来了，你不高兴啊？”

右仁妈叹了一口气，和右仁往里走，一边走一边往门口看：“唉，你大哥驮盐去了，还……”

右仁急了，打断他妈：“今儿还叫我大哥驮盐去？今儿都二十八了。”

老二家的听见门响，也出来了：“是右仁啊，我还当是大哥回来了。我给你拾掇饭去。”

“不了，我不饿。我出去看看。”

话音刚落，门被撞开了。厚坤背着上治，跌跌撞撞，差点撞到右仁身上。

“快，赶紧！”

厚坤喘着粗气往房子去了。右仁赶紧跟上去，老婆和老二家的也跟着往里走。

老汉哆哆嗦嗦想出去看，可厚坤已经闪到门口了。老汉赶紧让开，看着厚坤把上治放到炕上。

“咋咧？这是咋咧？”老婆子第一个出了声。其他人都着急地看着，不知

道该弄啥。

厚坤婆娘也过来了。席大的脚地，立不下那么多人，她就外面站着。

“挨枪子咧。”厚坤急不择言，一边给上治脱裤子，一边叫赶紧烧水，准备给上治清伤。右仁接了他达的吩咐，到堡子请先生去了。老二家的到厨房烧水去了。老婆一边摸着孙子，一边抹眼泪。上治耷拉着脑袋，任凭他达和他婆把他摆过来，摸过去。

厚坤婆娘一看是上治，“哼”了一声就走了。她原以为是厚坤有啥闪失，现在放心了，是那多余的货。活该！都说上治妈多好多好，就留下这么个不中用的东西，第一次出去，就挨了枪子。

这一声“哼”把厚坤窝在心里的火拱上来了。他站起来，要扇婆娘，厚坤妈拽着厚坤的衣角把厚坤拦住了。厚坤也知道缠不下这泼妇，憋足劲吼道：

“滚！”

厚坤婆娘已经下到天井了，听见厚坤吼叫，转过来，嚷道：“滚就滚，我还懒得看。枪子又没在我身上，在谁身上谁慢慢受着。”

厚坤妈给厚坤摆手，厚坤不说话了，等着给上治清伤。

“这到底是咋弄的？”老汉终于开口了，紧张而专注地看着儿子。

“刚装好盐，枪就响了，滩里登时乱成一团。我拉着治，瞅了个空溜出盐滩。谁知没走出多远，一个飞子过来，穿到治的腿里去了。我只好掀下一袋盐，把治放到上面。”

“玄哩！儿呀，乱得很，千万当心。”老婆搂着上治，惊慌地说。

厚坤没接他娘的话，自己叹道：“这一回亏了，亏大了。”

“没亏，娃。”老汉把身子正了正，语重心长地说，“捡了命回来，这是大幸。”

厚坤知道达安慰自己哩。明明是亏了嘛，钱出了，盐却硬硬掀到路上了。上治挨了枪子，药费得一大摊，娃还落下症状，咋能说不亏哩。

达看出厚坤的意思。他知道，厚坤有厚坤的算法，可是，在这最后的日月里，他得给厚坤说点啥。

“娃，”赵老汉的开头有些苍凉，却也显得悲壮，“人生在世，过日子没个啥样。”

赵老汉在炕沿上磕了磕烟锅，烟锅里的灰顺着炕边飘下来，落在地上。

“过去，我盼你过得比人强，今几个，我还是盼你过得比人强。可是，差不多就行咧，这日子没个尽头。”